廖丹："北京爱情故事"的另一面

"为了让妻子先不死"，廖丹伪造了医院的公章，4年间为妻子"骗"来了四百多次免费透析的机会。他觉得这哪儿是什么记者们想象的"凄美北京爱情故事"——"过日子，就这点儿事儿，咬着牙也得过"

一夜之间，41岁的北京爷们儿廖丹成了名人。7月16日上午，当他走出东城区法院，等候已久的记者们立刻将他团团围住。

廖丹是北京最底层的低保户。他无力负担妻子治疗尿毒症透析的费用，"为了让妻子先不死"，伪造了医院的收费公章，4年间"骗"来了四百多次免费透析的机会。这天，他来法院将别人捐赠的17.2万元，全部用于"退赃"。

日子

从家到医院，廖丹的摩的要开上近两个小时。30年前，他也在二环内，在皇城根下长大。在北京城的革新中，这座城市曾经的一切坚固，不经意间灰飞烟灭。北京土著的廖丹，从交道口搬到五环外的郎辛庄，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

与此同时，另一场革新又将他推向了这座城市的最底层：1997年，廖丹所在的北京内燃机总厂改制，他在那场浪潮中下了岗。

那一年，通过同学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年24岁的河北人杜金领。俩人都没什么钱，也就没谈过什么恋爱。

廖丹面相凶、脾气坏，小区里的孩子看到都要躲着走，但杜金领却觉得，这个北京爷们儿"老实巴交、心眼儿好，不是那种'京油子'"。

杜金领掏钱摆了两桌酒，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再后来，他们有了儿子。

噩梦在2007年开始——杜金领被查出患上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做两次血液透析，以维持生命。每次透析费用至少420元，一个月下来，医药费就超过5000元——而一家三口的低保只有1700块钱。更要命的是，杜金领没北京户口，没工作，入不了北京医保体系。开始，家里还能拿出点儿钱，但两万块钱几天就没了。

此后的日子里，廖丹每周骑着电瓶车，把妻子送到医院。电瓶没电了，他只好蹬着回来，杜金领就在下面帮着推。后来他干脆咬牙借钱买了辆旧摩的，送妻子去医院之余还能拉点儿黑活。

妻子病后，廖丹也患上了糖尿病，脚上的瘀青一直无法恢复。没钱看病，他就求着街坊邻居开药时多开些，分点儿给他。

2007年底，已经负债累累的廖丹发现，自己每次到医院交透析费时，收费室都会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到透析科室。那时候，他走投无路，于是在大街上捡了个刻假章的名片。电话那头的人说："能办！"于是，他豁出去了。

第一次把印有假章的收费单交到透析室的时候，他很害怕，但又觉得"过一天说一天的吧，以后是以后的事儿"，"要不然早就都死了。"

杜金领也曾怀疑过丈夫哪里来的钱，但每次问，廖丹北京爷们儿的倔脾气就会冲上来："你管得了么？什么都别管！"

认了

凭借那枚假公章，廖丹骗了4年，杜金领也多活了4年。2011年9月，医院升级收费系统，廖丹的行为终于被发现。5个月后，带着妻子去医院透析的廖丹，终于看到警察冲他走来。

廖丹领着警察回家取证的时候，他们12岁的孩子正在家里写作业。那位老警察知道廖丹的情况后，对他感慨："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别人诈骗是为骗钱，你诈骗却是为救命。"把廖丹带走，警察给孩子留了200块钱。"你别当我是警察，你就当我是大哥，但你毕竟是犯法了。"那天，孩子哭了一夜。

那段时间里，杜金领每周自己坐上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医院透析。直到一次她犯了病，邻居不停地给法院打电话，廖丹才被取保候审。

7月12日，廖丹的案件在东城区法院开庭。检方提出，廖丹构成诈骗罪，建议法庭判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但还没等公诉人出示证据，廖丹就说："您不用念了，我都承认完了。"

改变

廖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在不经意间改变。开庭那天，法院外宣处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问他："你愿意接受采访么？"从那开始，找他的记者没断过。

廖丹的故事，像一颗藏在海底的珊瑚，一旦被打捞出来，便成了宝贝。那个廖丹在电视里才看见过的明星姚晨，开始在微博上关注他的事。一位他素不相识的政协委员，专门通过媒体给他送了17.2万元让他"退赃"。两家他从未听说过的机构，向他提出承担杜金领今后透析的医疗款。他的照片被挂到了微博的广告栏——人们为他

发起了总额50万元的捐款。他的故事被称作"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

7月13日是个周五，本是杜金领去医院做"透析"的时间，但记者不断从山东、上海、浙江……赶来，找上门的记者干脆跟着去了医院。那天，杜金领累得浑身酸疼，晚上回到家，又一拨记者来聊到11点。廖丹的嗓子有些说哑了，还未痊愈的肺结核又让他不停咳嗽。可周六一早，记者们又来了。廖丹从没想过拒绝，谁来打电话，他都说："欢迎你们来。"他觉得这是唯一能报答人家的办法。

到了下午，廖丹被问得有些疲惫，但记者们似乎依然不想放过他。他觉得自己怎么也挤不出记者们期待的那些"甜言蜜语"。他觉得这哪儿是什么记者们想象的伟大爱情——"过日子，就这点儿事儿，咬着牙也得过。"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第25期 刘洋硕/文）

昆虫教授吃昆虫

来自英格兰的昆虫学教授朱利安·库珀(Julian Cooper)最近有了一个新外号——"昆虫人(Insect Man)"。

库珀教授是一位世界级的昆虫学家，收藏了大量漂亮的蝴蝶和其他昆虫标本。数年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旅行中，他发现昆虫除了做成标本外，还可以变身美味佳肴。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昆虫被端上餐桌并非稀奇事，当地最有名的一道甜点，就是香蕉叶裹西米蛆。

旅行归来，库珀教授发现自己的菜谱里不能没有昆虫了。他开始开发各种昆虫烹饪方法。要做饭了，除了准备好的蔬菜甜品，他还会拿出装小虫子的玻璃罐。把油烧热，把某些虫子的翅膀剪掉，洗净后扔进油锅。

吃库珀教授的一餐饭需要很大的勇气。首先是沙拉，豆芽、胡萝卜丝和生菜中间分布着甲壳虫。接下来是油煎蝗虫，姜末是惟一的调味品。最后是冰淇淋，顶端覆盖着蟋蟀形状的巧克力——那是真的蟋蟀沾了巧克力酱。

反感吃昆虫，在库珀教授看来，只不过是心理障碍。因为不管是否愿意，我们每天都在吃昆虫。例如食用色素胭脂红，就是用生长在刺梨上的鳞翅目昆虫做成的。昆虫专家说，就算没吃胭脂红，人每天也会不知不觉从面包、果汁里吃到500克昆虫残渣。

作为昆虫学家，库珀教授更想做的，是推动昆虫进入人类的食物链，为生态平衡出一份力。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上的昆虫有近一千万种，占所有物种的一半，更占地球生物量的90%。这其中，1400种昆虫为人类所食用，只占人类食物量很小的一部分。

更可怕的是，就算我们今天拒绝昆虫，也许明天也做不到了。联合国粮食专家范霍斯说，以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到2050年，如果世界人都像欧洲人那么爱吃肉，我们恐怕需要第二个地球了。对比牲畜，饲养昆虫可谓"节能环保"，前途无限。去年，欧盟投入250万欧元推广"昆虫餐饮"计划，研究安全食用昆虫的办法。

如今，库珀教授在英国吃昆虫已经越来越方便。在伦敦的特色食品店，他可以买到蜜蜂、蟋蟀、毛虫制作的罐头；鱼市上有蚯蚓和蟋蟀，甚至专门繁殖昆虫的农场也有不错的生意。

"这么营养美味又环保的东西，何乐而不吃？"库珀教授说。

（摘自《人物》詹青云/文）

周汝昌：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2年5月31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逝世于北京家中，享年95岁。作为继胡适之后，最著名的"新红学"代表人物，周汝昌对《红楼梦》的考订、解读均成绩斐然。他的逝世，意味着那个红学时代的结束。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懋斋诗钞》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

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总理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文革"结束后，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才又一次回归学术本途。他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尤其是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近年出版的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指贾宝玉最终与史湘云的结合，等等。

从1979年直至离世，他一直住在北京城东红庙一套普通的三居室里，杂乱的书籍几乎占据了全部空间。

周汝昌打小患有中耳炎，右耳戴助听器还很难听见声音，而由于长期搞研究工作，两眼也几近失明，视力只有0.1。

女儿周伦玲说，临终前一天，老人头脑依然清醒，"躺在床上，让我给他读他自己早年写的红楼梦相关研究，不过后来我自己不忍心读了……"老人交代了后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也别开追悼会。这印证了《葬花吟》的那句话：质本洁来还洁去。

（综合《齐鲁周刊》、《看天下》等）

1分钟，让人生有个疯狂的小时刻

1分钟可以做什么？听音乐、闲聊，还是发呆？一帮满脑子新想法的年轻人相信用1分钟可以让你学到一个好玩的心理学微知识、向你的梦想前进一小步或是认识一帮古灵精怪的人。

梁嘉歆，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硕士，一分钟学堂创始人。在她看来，人生不能一直疯狂，但一定要有疯狂的时刻。一分钟的crazy，一分钟的梦想憧憬，一分钟分享读书的心得……许许多多的一分钟如果真的可以实实在在地被我们抓在手里，梦想也就不那么远了。

微知识，种未来

2010年3月，梁嘉歆研究生临近毕业。通过朋友介绍，她得到了一份到大专代课的兼职。

那是上海一个很偏僻的郊县，学生基本与世隔绝，生活环境非常单调无聊。有一次，梁嘉歆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让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参观上海博物馆，去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然后回来分享一幅画。有个学生直接就跟她说："老师，我们很穷，看不起这么高级的东西。"梁嘉歆瞪大眼跟她说："博物馆是免费的啊！"

这群学生几乎不太接触网络，有太多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甚至视作常识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因此，梁嘉歆有了要做知识普及平台的想法，利用互联网，为中小城市和农村学生创造学习机会。

梁嘉歆看了一下国外的公开课，感觉公开课的形式还是太传统，而且课程太长，很多年轻人坚持不下去。所以她想出了1分钟学堂——专门为懒人设计的短小精悍、生动有趣的微课程，时间长度为1-5分钟。比如，南京女生"走饭"因为抑郁症自杀后，1分钟学堂联合果壳网介绍了一个名叫"忧郁小王子"的网站，并且在线解答了许多网友关于抑郁症的疑惑。像这样的微小知识分享，1分钟学堂坚持每周推出一个。

有一次，梁嘉歆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讲一只只有1分钟生命的苍蝇，很拼命地活着，不断完成自己清单上列出的事情，比如填饱肚子、挑战极限、结交朋友、躲避追杀……在一分钟里，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梁嘉歆萌生了在1分钟学堂中加入苍蝇计划的念头——鼓励大家用1个月的时间开始自己的梦想行动计划。

1分钟实验室，从心出发

2012年的春天，梁嘉歆启动了一个好玩的新项目，名叫1分钟实验室，为没有接触过各类创新活动的非名校学生，提供一个激发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平台。

在人来人往的校园里，实验员们或扮演雕塑，或用脚代替手来写毛笔字，甚至在1分钟内用一堆碎布将自己化身成"咸蛋超人"，怎么疯狂怎么来。

一分钟梦想展示环节，有人提出在厕纸上引入商业广告，解决了厕纸的费用问题，说不定卫生纸就能普及到中国每一间厕所。有人想到偏远山村里，给那些从未见过照片的人拍照，并把拍立得照片送给他们。有人打算生产"我在某站下车，到站请叫醒我"的贴纸，供地铁嗜睡者使用……

有人问："这个活动的意义又在哪？"梁嘉歆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玩，让人生中有那么1分钟，能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就这样简单。

（摘自《南方都市报》许坤/文）

风尚

捡旧这件事

撕开快递包裹上的透明胶带，"捡旧"俩字，夹杂着小窃喜，扑面而来。差不多每年，身材和我相仿，爱shopping兼喜新厌旧的表姐会把她的"淘汰产品"快递过来。

回首以前，许多人家都离不开捡旧，姑舅叔伯家的兄弟姊妹，你给我一条毛裤，我借她一双白球鞋，是常有的——都是穷闹的，所以捡旧的孩子，甭管穿了多漂亮的"旧"，总带着点糟心和不情愿。

但现在，我喜欢捡旧，因为常有惊喜。你在大街上寻寻觅觅，想找一件衬衣搭你的浚墨花纹百褶裙，怎么也找不到，在姐妹的一堆旧货里，忽然发现，啊，那件蛋清色的、带着古典气质的衬衣，岂不正是绝配？那份欣喜，正是众里寻它千百度，那衣却在一堆旧货处。

交换旧物，交流旧物，亦是种情感上的沟通。办公室一位向来行事穿着都极严谨的科长，把她的柠檬黄大摆羊毛裙送给我，据说就是蜜月时穿过两次，抖开来，满室皆惊，原来，她也曾有过那样亮丽的青春和"彪悍"扮相，自那以后，我对她亲切起来，不因为衣服，只因为衣服背后藏着的柠檬黄的心。

自然，捡旧的东西里即使没名贵和簇新的物件，也不会旧得离谱，而且，非亲近者不会送，这中间的分寸，不多不少，刚刚能让予者落落大方，受者心安理得。

（摘自《北京青年》童卉欣/文）

乐活

零房租住豪宅的纽约客

纽约市72岁的罗伊·福克斯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定期拿到工资了，仅靠电台主持人的微薄退休金维持生活。但他居住的地方却是一派豪华的"旧日风情"：空气流通良好的大房间能够看到公园美景，光洁的木质地板以及充满历史感的各种摆设。

更值得一提的是，福克斯是这栋拥有29个房间的大宅子的唯一住客，且不需要掏一分钱房租，因为他是这座老宅的"守护者"。

所谓"老宅守护者"，指的是纽约市政府下属的历史建筑信托委员会创立的一个"职位"。它没有任何薪水，也不提供福利，"守护者"要做的就是在纽约城市公园里近二十栋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宅里免费居住，并提供老房子的日常维护等工作。

"老宅守护者"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既有像福克斯这样的退休老人，也有大学毕业生、手工业者等。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免费租客，因为看护老宅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舒适惬意。多数"老宅守护者"居住在原来仆人居住的房间里，而不是宽大优美的主卧室。他们要负责割草、铲雪以及驱赶那些偶尔经过破坏老宅外墙的人。

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他们还要时刻小心不能损坏房屋。由于很多老房子现在被当作博物馆，"老宅守护者"们还必须保护内部的展品完好无缺。

除此之外，"老宅守护者"们还需要承受其他一些不便。例如，由于房子年数已久，缺乏现代化的下水道系统和加热系统；几乎总是有成群结队的学生前来参观；或是有些搞恶作剧的人半夜敲老宅的门。

"老宅守护者"是美国保护历史古建筑诸多努力的一个缩影。这些"守护者"免费"享有"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这些遗产做出贡献，同时用这种行为传播着重视文化、历史的理念。

（摘自《意林》第12期）

另类

贩卖梦想，环游世界

1985年出生于湖南株洲的楠茜，既有湘妹子与生俱来的爽朗、热情性格，又如同所有80后女孩一样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小幻想。刚上大学时，楠茜就一边做兼职，一边赚钱出去旅行。工作以后，她依然喜欢将自己放逐在路上。

然而，这时楠茜身体出了点儿状况——她患上了干燥综合征。这是一种无法根治的顽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顽强地和病魔抗争，终于挺了过来。她心里那个环游世界的梦想又开始蠢蠢欲动。

怎样才能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顺利地环游世界呢？2011年1月18日，楠茜在淘宝网上正式发售自己的宝贝："楠茜：贩卖梦想环游世界——第一站，越南"。在说明里她写道："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可是我没有钱，我只有出售梦想给跟我有同样梦想的人，以此来实现我的旅行。20元，可以购买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旅行梦想，可以资助我孤身完成环球旅行。一张明信片将带着我实现梦想的快乐从异国他乡寄给您，让您真正分享到那原汁原味的风情——致有梦想环游世界的朋友。"

楠茜的越南旅行梦想计划共收到一百多份祝福，收获梦想基金2000多元。1月26日，楠茜带着自己的单反相机和笔记本电脑，从海南出发前往越南。在越南，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会为购买她梦想的人寄出明信片。购买她的梦想的人，有为自己购买的，有父母寄给孩子的，有丈夫送给妻子的，求爱、道歉、思念、祝福。每一张明信片内容不一，但充斥的都是爱的语言。

越南之后，楠茜开始筹谋下一站旅行。现在的她，依然是那个对世界充满美好遐想的女孩子，所以，别人才会钟情于她的梦想。

（摘自《人民日报》程迎南/文）

新鲜

草根时代的互粉文化

前两天，不知是谁在微博里贴了张图片：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猪，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互粉一下，不会怀孕"。莞尔之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网络交往方式：互粉。

所谓"互粉"，就是互相加关注，然后成为彼此的粉丝，除了增加人气，多少也会令人内心滋生出一些温情的东西。

认识一个女孩，性格有些孤僻，某天开了微博，连发了好几条，却连来留个脚印的人都没有。后来，她偶然溜达到别人的微博里，随手加了几个关注，没过几天，她的微博也开始有了人气。有时候生活里遇到一些小难题，博友们还会主动为她出谋划策。

延伸到现实生活里，互粉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人际交往方式。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喜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原则。其实不然，尝试多关注别人，多关心别人，别人才不会吝惜自己的温情，才会关注你，你才会得到温暖的回报。

（摘自《深圳青年》积雪草/文）

流行

村支书、医生无缘《幸福来欢唱》六强

由《文萃报》、《文萃周末》、湖南经视联合举办的大型歌唱比赛《幸福来欢唱》决赛第四场已于7月28落下帷幕，选手们在"破"这一主题下突破自我尽显精彩。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六强选手华丽诞生，08号"湘西村支书"张茂国和14号"医生歌者"曾文则无缘六强。

在首轮PK中，为了迎战实力强劲的曾文，张茂国身着白色短褂激情演唱了一首经典老歌《地道战》，掷地有声的演唱让观众仿佛穿越到了战火飞扬的抗战时代。因身体原因在高音部分表现得不够完美，最后他不幸被淘汰。积极乐观的张茂国并没有因为淘汰而悲伤，他说自己收获良多，淘汰后还为家乡的椪柑做起了宣传。

曾文在第一轮演唱中，为突破自我一改摇滚风格，带领观众重温《大话西游》的主题曲《一生所爱》，唯美动情。首轮险胜后，曾文与喻风、华旭组合进行第二轮PK。此轮曾文演唱了一首《我终于失去了你》，表现出色却与晋级失之交臂。第三轮PK中，曾文在与王萍争夺最后一个晋级名额的清唱环节中失利，最终无缘六强。

（本报记者 姚瑶）

城市